



明文授讀卷之五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

張錫堉

校讀

李鍾

表

進元史表

蘇伯衡

伏以紀一代以爲書、史法相沿于遷固、考前王之成
憲、周家有監於夏殷、蓋因已往之廢興、堪作將來之
法戒、惟元氏之有國、本朔漠以造家、用兵戈以爭強、
并部落者十世、逐水草以爲食、擅雄長于一隅、逮至
成吉思之時、大會斡難河之上、始尊位號、漸定教條、

既近取于乃蠻，復遠攻于回紇，渡黃河以蹴西夏，踰居庸以瞰中原。太宗繼之而金源爲墟，世祖承之而宋籙遂訖。立經陳紀，用夏變一之基業，爰及成仁之主，見稱願治之君。唯祖訓之式遵，思孫謀之是遺。自茲以降，聿號隆平，豐亨豫大之言，鼓倡于天曆之世。離析渙奔之禍，馴致于至正之朝。嬖幸蠱惑于中，權姦蒙蔽于外。漢網祗因于疏濶，周綱遽至于陵夷。風憲皆爲不捕之猫，將士盡成反噬之犬。由是群雄角逐，九域瓜分。風波徒沸于重

溟海，嶽竟歸于真主。中謙欽惟皇帝陛下，奉天承運，

濟世安民，建萬世之丕圖。紹百王之正統，大明出而燭火息，率土生輝。迅雷鳴而衆響徵，鴻音斯播。載念盛衰之故，卽推忠厚之仁。僉言實旣亡而名亦隨亡，獨謂國可滅而史不當滅。特詔遺逸之士，欲求議論之公文，詞勿至于艱深。事迹務令于明白，苟善惡瞭然在目，庶勸懲有益于人。此皆天語之丁寧，愈見聖心之廣大。于是命翰林學士臣宋濂、待制臣王禕、儒士臣汪克寬、臣胡翰、臣宋禧、臣陶凱、臣陳基、臣趙壘

會魯臣趙汭臣張文海臣徐尊生臣黃篋臣傅恕臣
王錡臣傅著臣謝徽臣高啟分科修纂故上自太祖
下迄寧宗靡不網羅嚴加搜采恐翫時而曷日每繼
晷以焚膏故于五六月之間成此十三朝之史瑰徃
牒舛訛之已甚而他書參考之無憑雖竭忠勤難逃
疎漏若自元統以後則其載籍無存已遣使而旁求
俟續編而上進愧其才識之有限弗稱三長兼以紀
述之未周殊無寸補臣濂忝司鈞軸幸睹成書信傳
信而疑傳疑僅克編摩于歲月筆則筆而削則削敢
言褒貶于春秋仰塵乙夜之觀期作千秋之鑑所撰
元史紀三十八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二卷
目錄二卷通計一百三十萬六千五百餘字謹繕寫
成百二十冊隨表上進以聞

先夫子曰蘇伯衡字平仲金華人國子監學正平
仲之文質實無華而摹倣謨誥陳腐可厭景濂之
送其歸也以家世學術詞章三者稱之望其作宋
元通鑑平仲既不作而今之宋元通鑑蕪穢不足
觀景濂其尚有遺憾乎

進歷代通鑑纂要表

李東陽

臣某等恭承先帝勅旨纂修歷代通鑑纂要今已成書謹奉表上進者臣東陽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世有古今史冊鑒興衰之迹聖無先後文章昭作述之光事或因舊以爲新體則似輕而實重司存纂輯道切規箴寧辭寸晷之多圖効萬分之一洪惟孝宗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陛下德運堯文聖躋湯敬求多聞於古訓發渙命於羣臣謂先儒綱目之書本明正統顧上古帝皇之

世未稔成篇下逮宋元尤多卷帙盈箱充棟實繁四庫之藏肝食宵衣豈有三餘之暇親分義例預錫名稱寒暄閱二載之期朱黑更數人之手攀龍髯而莫逮撫蠹簡以增悲不敏是慙無功可錄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英明出類剛健居中上同舜哲之重華下軼啓賢之繼道實錄方修于金匱餘功載續于汗青非徒撮要以刪繁抑亦要終而原始政必稽其得失行必著其忠邪詞雖省而事已該人旣往而言獨在博采諸家之斷畧致商評間陳一得之愚代爲講說法

多從舊理貴折衷不求敝力于難知務期開卷而有益肇呈首帙進讀經幃漸底終篇告成寢廟臣等或躬承神授或續奉宸音心微河嶽之涓塵識陋海天之蠡管治鑑開英皇館局而成于神宗之朝政要本貞觀君臣乃輯于開元之世矧茲庸劣詎免稽遲幸惟往責之粗償敢詫前時之未有伏願聖不自聖益弘作聖之功新又日新茂著知新之效考治亂存亡之故爲賞刑黜陟之規主善爲師豈謂借才于異代建中制事用能垂裕于後昆謹以所修歷代通鑑纂

要九十二卷目錄凡例一卷共六十冊隨表上進以聞

進歷代通鑑纂要表

張邦奇

臣某等伏奉先皇帝勅旨令修歷代通鑑纂要書成進呈者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道有常經貴於前人而考卜宜精于今日不觀往轍曷啓前途欽惟皇帝陛下天挺英資日新聖學率由祖訓繼序無忝于成康敷求哲王成功遠期于堯舜臣等叨陪講幄忝職儒班先皇不鄙其庸愚明命畀司乎纂述分曹祕閣發冊石渠竊念豐芑之遺實注情于簡策而

涓埃之報敢忽意于編摩矧慙襍線之才無補衮職
之闕庶采前古之迹可資乙夜之觀爰惕爰兢胥勤
胥勵欲備一代之典盡搜百氏之書自高辛以來史
凡十九由元而上年歷數千其間簡編之麗茸與
夫文史之芬浩雖端門之士或不及詳豈萬幾之餘
所能悉覽顧事貴得要故泛載於書契之餘者雖詳
或去然道欲無遺則傳聞于結繩之上者雖遠亦書
春秋以前本聖經之斷例咸烈而下宗綱目之法程
旁逮遼金法遵今史咸臻實錄豈曰傳疑規模體裁

之詳尺楮或稽于百代侈剝興隆之故片時可昉于
萬年昔漢儒說苑之篇事非大要唐相金鑑之錄辭
不萬言核實若歐陽容有未闡之旨博洽如司馬不
逃輕信之譏備而不繁約而無晦徧觀列史莫便此
書是皆先皇之克開而有望于陛下之善述者也然
制方雖存乎古用藥則由乎人苟捐網以臨淵雖美
魚而焉獲伏願慎終于始圖大于微主善爲師動止
罔愆于成憲克念作聖陟降如見乎先皇定命訂謨
務俾與治同道遏惡揚善永期應天時行臣等無任

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以所修歷代通鑑纂要若干卷隨表上進以聞

張錫現記張邦奇字常甫鄞人弘治乙丑庶常正德初授檢討時逆瑾竊柄人多爭附公獨守正不阿著張騫乘槎賦以諷之以親老乞養出補湖廣提學嘉靖改元提學四川旋改提學福建進春坊歷任南京兵部尚書公資性絕人于書無所不讀精思篤行期造聖賢講學與陽明別調其立朝大節如擢太宰不欲循故事以選事除擢先白政府主斷詔獄力却翊國郭公之厚賂以國法繩其家人朝議將以浙閩冊封景裕二王而公謂江南財賦所出且接壤留都國初封吳王即改于周二百年來誰敢復建此議事遂寢上慕道于無逸殿欲令內直大臣簪冠如道家公謂內閣夏公曰使我等背聖人不能從也母老久思故鄉今日乞歸有名矣上聞乃止卒贈太子太保諡文定

重進大明會典表

李東陽

伏以有謨訓以貽子孫垂萬世之燕翼觀會通以行典禮昭百世之鴻規蓋非天子則不考文然惟孝者為善繼志粵自結繩政代契託書傳象魏法陳理同家喻制備于周官之後經傳于秦火之餘漢模畧定乎三章唐式僅頒乎六典大典垂于宋而光嶽弗完經世紀于元而彞倫攸斁當天心之厭亂屬聖主之開基峻德神功彌綸宇宙宏綱大法敷賁臣民文皇紹統于昌期列聖承休于奕葉政由俗革道與治同

中間或斟酌以隨時、大抵皆後先而合節、顧夫簡編、穰浩條貫繁多、彼宿儒老吏亦不暇詳、豈僻壤遐隅、之所能徧、故博學貴乎知要、必會極然後歸極、欲圖文獻之足徵、須及典刑之尚有、昔我孝皇之志、實惟英廟之遺、上遡累朝、仰稽烈祖、謂一代開基之制、在諸司職掌之書、或更定于暮齡、或增修于繼世、發石室、金縢之秘、徵兩京百府之藏、儀文每據乎舊章、義例特施乎宸斷、命官分局、開六館以編摩、類事歸曹、備百年之損益、蓋自洪武戊申之歲、迄于弘治壬戌

之秋、既摯領以提綱、亦刪繁而就簡、體之重者雖微、必錄、令之善者雖寢、亦書、庶幾愛禮以存羊、非敢按圖而索駿、文取達而不勝、乎質信可傳、而寧闕其疑、制異典墳、宜于今而不泥于古、法殊紀傳、叙其事而不錄其名、標題榮華、袞之袞、序簡煥雲章之錫、告成雖久、刊布未遑、恭惟皇帝陛下、煥有堯文、緝熙湯學、兵民利弊、以次罷行、禮樂章程、悉加釐革、特令臣等重訂是編、當卷帙之粗成、荷奎文之載賜、獻諸天府、副在有司、期言之必有可行、俾習矣而無不察、譬則

麗空之宿。一舉首而在目中。合轍之車。不出戶而通天下。臣等才輕襪線。識小甕天。功不厭詳。貫惟仍舊。拂塵掃葉。深知校閱之難。測海窺天。詎免遺忘之失。伏願上念宗祧之重大。下知稼穡之艱難。主善爲師。任賢立政。惟一心之克協。罔庶獄之攸兼。不愆不忘。率祖考憲章于有法。可久可大。配乾坤德業于無疆。謹以校大明會典一百八十卷。合凡例目錄共一百冊。隨表上進以聞。

先夫子曰西涯文氣秀美東里之後不得不以正

統歸之第其力量稍薄蓋其工夫專在詞章于經術疎也學者于此盡心焉則知學文之法矣百家私記
西涯字賓之長沙茶陵人天順甲申庶常弘治正德間大學士謚文正東里楊士奇也

擬進大明一統志表

丘濬

伏以並日月以昭臨，千載啓大明之運。全天地所覆，載萬邦咸正統之歸。輿圖之廣，曠古所無。地志之成，於今爲盛。粵自三才定位，歷代迭興。封山濬川，舜肇十有二州之地。列爵分土，周會千八百國之君。迨夫嬴秦始置郡縣，繼以劉漢益拓土疆。自魏晉以來，由宋元而上，或閏位之弗齒，或霸業之偏安。或威令之阻行，或德之可厭。皆未有若我朝得國之正，闢地之大者。也。德與地而兼廣，政與教以並行。南都吳北

都燕立標準于四極大爲府小爲縣總要會于三司
藩府分封並峙維城之固衛所布列廣宣禦侮之威
規制周嚴氣勢聯屬南踰銅柱東越鯁波盡入版圖
之內西亘金河北彌狼望率歸聲教之餘殫九服于
域中通八荒于化外青狄黑濮遙候月以來賓黃支
朱鳶畢占風而受吏禹迹之所不至章步之所未周
地無間于華治獨超乎今古不有盛製曷彰至圖
粵若帝王受天命以建國皆有載籍志地理以貽謀
于虞有禹貢之書在周有職方之典方冊所載若管

氏地輿呂覽有始百家之傳說不同館閣所修若元
和郡縣開寶圖經一代之典章可考寰宇記之作于
宋畧而未明大統志之述于元泛而失實肆我聖祖
嘗命儒臣雖采錄之有餘尚編輯之未旣時如有待
事豈偶然恭惟皇帝陛下聰明先物神聖自天膺曆
數以在躬收政權而獨運光昭祖武弘迓天休凡聖
賢經世之圖咸留睿覽尋祖宗待成之志尤軫宸衷
謂此輿地之書關係甚大特詔文學之士纂述是司
授成命于九重考遺編于千古上自聖經賢傳下及

水志山經發中秘之所藏萃外史之道掌遍閱累朝之史旁蒐百氏之言與夫羽陵宛委奇文汲冢西陽逸典立詮梵藏小說方言靡不網羅舉皆蒐采綴貫羣籍約爲成書義類凡例悉有據依信疑是非壹加訂正首辨方州之域次推星野之分建置有革有因疆界或分或合如水自源而徂委如木由榦而分枝山川形勝之殊風俗物產之異巨細不遺公署學校之類宮室關梁之倫古今俱載留則民愛去則民慕宦蹟非循良不書出而道行處而道明人物惟名賢

是取非徒儒道而二氏兼收不獨華風而四亦附所以廣聖道之咸容示皇威之無外比之前志允謂全書綱舉而目張有倫有要事增而文省不泛不疎海內廣輪如指掌而斯見天下險易不出戶而可知自有地志未之前聞宜並聖經垂之後代此誠皇上繼志述事之孝卓冠乎百王高出乎千古者也臣等章句腐儒草茅賤士叨蒙拔擢豈能如楚左史之讀九丘忝効編摩竊自比晉司空之創六體莫能稱詔深虞玩愒之尤幸覩就編少助清閒之藝書同文車

同軌大一統而四海嚮方天爲蓋地爲輿中兩間而萬世永賴

先夫子曰丘濬字仲深瓊山人弘治間大學士瓊臺蓋博而未洽者觀其惡白沙定山之不仕補太學衍義之平天下而不及內侍是何心哉文亦駁

雜

聖駕臨幸太學謝表

林文俊

國子監祭酒臣林文俊等嘉靖十二年三月十三日
欽蒙聖駕臨幸太學謹奉表稱謝者臣等誠懼誠怵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典禮更新百代仰大君之有作辟離臨幸四方占泰運之方隆載舉曠儀聿光舊典懽均朝野慶洽天人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由天縱德與日新彛倫叙而五典以惇禮樂興而百度咸正况茲首善尤在留神默契聖心大祛俗見謂孔子稱王本非禮宜正先師之名陋元人塑像爲不經特遵

皇祖之制、別祠啓聖、聿明父子之倫、配食先賢、盡去
公侯之號、禮無僭瀆、道益尊崇、顧茲典之鼎新、煩至
尊以責重、當薄海同文之日、適踐祚一紀之初、乃涓
令辰、爰修盛事、六龍捧御、遠戾止于膠庠、萬乘執圭、
親奠釋于先聖、崇儒重道、稽古諏經、喜溢章縫、光流
簡冊、執豆籩以奔走、乃有三氏之子、孫園橋門、而聽
觀、奚止六館之英俊、瞻威顏于咫尺、奉法語之丁寧、
建皇極以敷言、斯其至矣、觀人文以成化、是之謂乎、
臣等職忝師儒、躬逢盛美、幸覩大人之虎變、願先多
士以駿奔、賜坐而講、易書覺叨榮之已過、教人必先
忠孝、誓圖報于將來、伏願配乎天、配乎地、皇朝綿一
統之圖、作之君、作之師、天子介萬年之壽、臣等無任
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百家私記林文俊號方齋莆田人嘉靖時吏部
侍郎謚文脩

明文授讀卷之五終

明文授讀卷之六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焜
男 百家校讀

論一

深慮論一

方孝孺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于所忽之中而亂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與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當秦之世而滅六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為周之亡在乎諸

侯之強耳。變封建而爲郡縣，方以爲兵革可不復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匹夫，而卒亡秦之社稷。漢懲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爲諸侯，以爲同姓之親，可以相繼而無變，而七國萌篡弑之謀。武宣以後，稍剖析之，而分其勢，以爲無事矣。而王莽卒移漢祚，光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魏，各懲其所由亡而爲之備，而其亡也，皆出其所備之外。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求人于疑似之際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宗見五代

方鎮之足以制其君，盡釋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孫卒困于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負蓋

世之才，其于治亂存亡之幾，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于此，而禍興于彼，終至于亂亡者，何哉？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良醫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彼豈工于活人而拙于活己之子哉？乃工于謀人而拙于謀天也。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惟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

明文校訂 卷之六 二
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下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夫苟不能自結于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者也。而豈天道哉。

深慮論二

方孝孺

藥石所以治疾。而不能使人無疾。法制所以備亂。而不能使天下無亂。不治其致疾之源。而好服藥者。未有不死者也。不能塞禍亂之本。而好立法者。未有不亡者也。人身未嘗有疾也。疾之生也。必有致之之由。誠能預謹於飲食嗜欲之際。而慎察於喜怒悲樂之間。以固其元氣。而調其榮衛。使寒暑燥濕之毒。不能奸其中。雖微藥石。固不害其為生。泄敗之。壞傷之。而恃藥石以為可免于死。此死者交首于世而不悟也。

夫天下固未嘗好亂也，而亂常不絕于時，豈誠法制之未備歟？亦害其元氣故也。夫人且有天下之元氣也，人君得之則治，失之則亂，順其道則安，逆其道則危。其治亂安危之機，亦有出于法制之外者矣。人常拘拘焉盡心于法制之內，而不盡心于法制之外，非感歎聖人之法，常禁之于不待禁之後，而令之于未嘗爲之先，故法行而民不怨，欲禁民之無相攘奪盜竊也，必先思其攘奪盜竊之由，使之有土以耕，有業以爲，有粟米布帛以爲衣食，而後禁之，則攘奪盜賊

可止也。欲禁民之無爲暴戾詐僞不率倫紀也，必先爲學以教之，行道以化之，使之浸漬乎禮讓薰蒸乎忠厚，知暴戾詐僞不率倫紀之爲非，然後可得而息也。欲其無相淫亂也，必先使之無鰥寡怨曠之思，欲其無貪黷也，必先使之知畏戮辱而重廉耻，夫先使之可以無犯乎法，而猶犯之者，此誠玩法之民也。玩法者，非特法之所不容，亦民之所不容也。故刑罰加於下，而民視之如霜雪之殺，雷霆之擊，以爲當然而不敢以爲非，故民曉然知上之法，所以安已也，非所

以虐已愛戴其上而不忍離卒有至凶極悍之徒萌
無上之心亦無由而成事以其能固民之心也不能
使之安其生復其性而責其無爲邪僻禁其無爲暴
亂法制愈詳而民心愈離欲保國之無危是猶癩肉
鑠之疾而欲求活于針砭及其死也不尤養生之無
道而責針砭之不良嗚呼曷若治其本邪

君職

方孝孺

能均天下之謂君臣覆兆民之謂君立政教作禮樂
使善惡各得其所之謂君生民之初固未嘗有君也
衆聚而欲滋情熾而爭起不能自決於是乎有才智
者出而君長之世變愈下而事愈繁以爲天下之廣
非一人所能獨治也於是置爲爵秩使之執貴賤之
柄制爲賞罰使之操榮辱修短之權位乎海內之人
之上其居處服御無以大異於人不可也於是大其
居室彰其輿服極天地之嘉美珍奇以奉之而使之

盡心於民事，故天之立君，所以爲民，非使其民奉乎君也。然而勢不免粟米布帛以給之者，以爲將仰之平其曲直，除所患苦，濟所不足，而教所不能，不可不致。夫尊榮恭順之禮，此民之情，然非天之意也。天之意以爲位乎民上者，當養斯民，德高衆人者，當輔衆人之不至，固其職宜然耳。奚可以爲功哉。後世人君知民之職在乎奉上，而不知君之職在乎養民，是以求于民者，致其詳，而盡于已者，卒怠而不修。賦稅之下，時力役之不共，則誅責必加焉。政教之不舉，禮樂

之不修，弱強貧富之不得其所，則若罔聞之。嗚呼，其亦不思其職甚矣。夫天之立君者，何也？亦以不能自安其生，而明其性，故使君治之也。民之奉乎君者，何也？亦以不能自治，與自明，而有資乎君也。如使立君而無益于民，則于君也何取哉。自公卿大夫至于百執事，莫不有職，而不能修其職，小則削，大則誅。君之職重于公卿大夫百執事，遠矣。怠而不自修，又從侵亂之，雖誅削之，典莫之加，其曷不畏乎天邪。受命于天者，君也。受命于君者，臣也。臣不供其職，則君以爲

不臣君不修其職天其謂之何其以爲宜然而祐之耶抑將怒而殛絕之耶奚爲而弗思也天與入其形雖殊其好惡去就不甚相遠也使君命一人焉而治民而困踣之厲虐之其有不怒者乎怒而能舍其祿位乎天之于君雖不若君臣相接之明且著然未嘗不明且著也幸其未形以爲無憂幸其未至以爲愛已嗚呼其可果恃也乎

正俗

方孝孺

行於一人之身而化極四海之內觀於數百年之前而驗於數百年之後者風俗是也故風俗之所成至微也其效至著也所係似小也所由甚大也不可忽也昔者楚靈王好細腰舉國之人皆約食束脅引而後能起憑而後能立伊川之民被髮而祭智者知其變而爲風俗之端可不深察哉夏之忠商之質周之文其先之所尚傳之數十世而不變守之至於國亡而後已其俗素已定也故商之不能爲忠猶周之

不能爲質也。周公豈不知文之不若質哉。至於商之末。質漸散而繁文興矣。周公知其莫可反也。故因而文之。恐其趨於浮薄也。爲之禮以節之。作之樂以和之。惟其如此。故能至於七百餘年。然其後亦已不勝其弊矣。戰國之世。遊說之士。蠱聚蚊合。以諂言邪說。陷諸侯。傾動天下。誠二代之所未有也。由是生民日流于變詐。豈非文勝之弊哉。及秦懲其病。遂坑殺儒生。舉先聖賢之遺文餘法。一火而盡燔之。曾不師古。而任其深刻巧苛之律。不旋踵而遂亡。其所尚非道。

故也。漢興務以寬大更之。法疎禁濶。四百年之基。此以立。然其時朝無人。不知以禮義爲俗。其所因仍。大率皆秦制也。烏望其如三代哉。至于近世。惟宋之俗爲近古。尊尚儒術。以禮義漸漬其民。三百年之間。宰相大臣。不受刑戮。外內庶官。顧養廉耻。雖曰綱紀未備。其所崇尚。遠非秦漢以下之所能及。故其垂亡之際。孀后少主。旣已就擄。而其臣抱君之遺孤。奔走海島。誓天指日。擁立爲帝。朝夕請命。如事神明。卒之無一人有背叛之心。至於溺死於海而後已。雖三代。

之亡未聞忠厚惻怛有若是者孰謂風俗無益于國哉且夫秦皇帝之死未久而其黔首相與奮挺而呼願食其肉漢唐之衰皆逼于其篡弒之臣而奪之而宋乃獨若此者何也秦棄禮義漢唐不知以禮義爲俗而宋風俗淳美故也假使宋無之禍尊其前世之俗國安遽亡哉以是知風俗之至急也宋亡元主中國者八十餘年中國之民言語服食器用禮文不能而爲者鮮矣其初尚有一二賢者教之參用宋法而亦頗以寬大爲政故民亦安之然而暴戾貪

鄙周其族類以處要職贖貨紊法終以此亂其俗大壞以至于今譬如弊鍾漏鑠非重鼓而鑄之其音不可得而調也夫欲因亂國之俗而致治雖聖人不能也勢不可也俗之旣壞則日甚而歲滋耳無以匡持之豈遂止哉今北方之民父子兄弟同室而寢汗穢褻狎殆無人理孟飯設匕咄爾而呼其翁對坐于地而食之爲學之者其頑不知教其于大倫悖棄若此甚非國家之便也上下有則乃所以導民故古者士民不非其大夫今小民得以執郡縣之短長撾鼓而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六
六
訴之闕下，弟子或訟其師，子姪或證諸父，禮義不立，曷所不至哉！法令非不明也，有司按四方之罪，非少怠也，而犯者不爲衰止，黜辱巨吏，開口肆然徵取于人，而不顧問之，則日行且輸作，不取何以爲資？或曰：身死而妻子何所仰食？姑取之以自給耳，其設心自以爲明達，見執貧守法者，衆且羣指而笑之，而其人亦不幸卒無赦以死，於是益堅貪者之心，小民轉之窮苦，割剝次骨，鬻產賃室，以奉其無厭之欲，非特爲此也。國之大柄，可以貧富者，惟寶鈔爲然，無賴之民，

聚徒勒板而僞之，御史中使，國之廉察天下者，妄詐男子，假其衣冠符印，乘傳而橫行，夫僞鈔僞官之律，至重也，而若不愛其死而冒之者，豈誠不愛也哉！彼見死者之多，而死不之畏也，且人雖至愚，奚不畏死，彼誠見生之不足樂也，知生之足樂，則安肯言死哉！頃者富民受挫辱於官府，或褫其衣而跪，或庭拽而詬罵，其心大耻，掩面而不敢見人，里中弔者填其戶，殺羊爲酒而被除之，其人亦終身以爲病，况犯有名之律，至於死地哉！今人則俱不顧矣，鞭一百，扶而出

於外揭其瘡以示人笑談而道之人亦不以為怪。一
百之刑曾不直舊時之誦罵刑愈多而人愈不知耻。
則刑之不足化民亦明矣。故欲民之重死而難犯法。
莫如省無用之刑而以禮義教之。夫牧者之于羊操
長鞭而遠麾之未嘗及其體則逐逐然行矣。苟步步
而鞭之則必馳突散走而不可制。故刑者非所以治
民者也。不得已而後用。民知其不得已而後用。則烏
忍犯之哉。俗之不美至此甚矣。少遲而不變法令將
不足禁之。不可不深計也。三代之變俗各視前代而

變之。元之俗貪鄙暴戾。故今宜用禮義為質而行刑
之制。今周之制亦有行者矣。學校非不立也。鄉飲之
禮非不修也。然而俗尚未善者。未嘗灼然示之以所
尚也。夫示之以禮義者。朝廷之上皆不言他。而以禮
義御史出行郡縣。不以搏擊人責之。而責之以禮義。
化民之事。守令者考覈之等。不以興利增戶求之。而
求之以刑罪息。學校興。歲舉其孝弟忠信之民。而尊
異之。使小民皆知朝廷之意。在乎成俗。而不求利。在
乎任德。而不任刑。則信讓立而廉耻興。廉耻興而民

重其死、然後取先王防範天下至于七百年之法、舉而盡行之、三代之俗必復見、而成康之治不難致矣、世嘗謂古與今不同俗、豈其然哉、今也民噉粟飲水、與三代之民同、養老育幼與三代之民同、獨人君不可行三代之政、乎用元之法、而欲致古之治、猶食鳥喙而望其引年、附獨木而濟大川也。

斥妄

方孝孺

君子之於衆人、其生與死同、惟生而有益於世、死而無愧於心者、爲君子、其不能然者、爲衆人、此其所由異也、使飲且食焉、以養其生、而於世無補、雖有喬松之壽、猶無生也、不能奉天之道、盡人之性、自致其身於無過、雖談笑而亡、猶不得其死也、古君子所以汲汲若不及者、未嘗以生死入其心、惟修其可以無愧之道焉耳、天之全以賦我者、吾能全之、而弗虧、推之俾明、養之俾成、擴而施之、澤於天下後世、於人之道

無所愧。雖不幸而乖於天。廷於人。死於疾病。患難何
害其爲君子哉。不能盡人之道。而欲善其死者。此異
端之惑也。異端之徒。其立心行已。固已大畔于君子。
視倫理之失。夷然以爲宜爾。而不怪其身雖生。其心
之亡已久矣。而猶務乎不死。或尸居以求其所謂性
命。或餌金石。服草木。而庶幾乎坐化而立亡。以預知
其死爲神。以不困于疾病爲高。彼旣以此夸眩于世。
世之惑者。又從而慕效之。不知其所云性命者。果何
道。而預知不困者。果何益耶。孔子曰。窮理盡性。以至
於命。斯聖賢所以爲教。而人所當爲者也。窮天下之
理。而見之於躬行。盡乎三綱六紀。而達之于天道。堯
舜禹湯周公孔子之所傳。人之爲人。不過學此而已。
生者知此。而後可生。死者明此。而後可死。入乎此。則
爲人。出乎此。則爲鳥獸。不可毫髮去也。異端者。
果足以知此乎。其所云性命者。果不異于聖賢之所
云乎。其去禽獸果遠乎。皆不能然。而惟緩死之
求。審如其言。能闕于載。而不死。與木石何異。曾何足
以夸人而效之耶。况其生死亦與恒人同。其不爲疾

病所困而預知其死之期，特寡慾清心使然耳。不足
以爲異也。苟以隱几而死爲異，則植物皆立枯，苟以
預知爲神，則鳥有知死而哀鳴者。此二物者亦是異
耶。故不能盡人道，雖不死而無益。盡人之道雖不得
其死，猶不死也。記禮者稱孔子將終，曳杖負手而歌。
聖人之於死生宜先知之，然不若是不害其爲聖人
也。聖賢之於道不苟同于人，于跡不苟異于俗。道欲
其同則枉已，跡欲其異則駭世。皆非聖人所爲也。會
聖人不效而惟異端怪術之師，幾何而不陷于

鳥獸耶。

先夫子曰：正學不欲以文人自命，然其經術之文
固文之至者也。尤妙者在書得子瞻之神髓，叙事
亦登史遷之堂。惟序記多有庸筆雜之疑，門人掇

拾之悞也。

附明儒學案傳方孝孺字希直，台之寧海人。自幼精敏，絕倫。八歲而讀書，十五

而學文，輒爲交友所稱。二十游京師，從學于太史。宋濂濂以爲游吾門者多矣。未有若方生者也。濂返金華，先生復從之。先後凡六歲。盡傳其學。兩應召命授漢中教授。蜀獻王聘爲世子師。獻王甚賢之名，其讀書之堂曰正學。建文帝召爲翰林博士。進侍講學士。帝有疑問，不時宣召。君臣之間同于師友。金川失守，先生斬衰哭不絕聲。文皇召之不
至，使其門人廖鏞往。先生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

個是字于是繫獄時當世文章共推先生為第一
故姚廣孝嘗囑文皇曰孝孺必不可殺之殺
之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文皇既慚德此舉欲令先
生草詔以塞天下之人心先生以周公之說窮之
文皇亦降志乞草先生怒罵不已磔之聚寶門外
年四十六坐死者凡八百四十七人南渡謚文正
先生直以聖賢自任一切世俗之事皆不關懷友
朋以文辭相問者必告之以道謂文不足為也入
道之路莫切于公私義利之辨念慮之興當靜以
察之舍此不治是猶縱盜于家其餘無可為力矣
其言周子之主靜主于仁義中正則未有不靜非
強制其心如木石然而不能應物也故聖人未嘗
不動謂聖功始于小學作幼儀二十首謂化民必
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王治尚德而緩刑作深
慮論十篇謂道體事而無不在列雜誠以自警持
守之嚴剛大之氣與紫陽真相伯仲固為有明之
學祖也先生之學雖出自景濂氏然得之家庭者
居多其父克勤嘗尋討鄉先達授受源委寢食為

之俱廢者也故景濂氏出入于二氏先生以叛道
者莫過于二氏而釋氏尤甚不憚放言驅斥一時
僧徒俱恨之庸人之論先生者有二以先生得君
而無救于其亡夫分封太過七國之反漢高祖釀
之成祖之天下高皇帝授之一成一敗成祖之智
勇十倍于吳王濞此不可以成敗而舉咎王室也
况先生未嘗當國惠宗徒以經史見契耳又以先
生激烈已甚致十族之酷夫成祖天性刻薄先生
為天下屬望不得其草則怨毒倒行何所不至不
關先生之甚不甚也不觀先生而外其受禍如先
生者寧皆已甚之所致乎此但可委之無妄之運
數耳蔡虛齋曰如遜志者蓋千載一人也天地幸
生斯人而乃不終祐之使斯人不得竟為人世用
天地果有知乎哉痛言及此使人直有追憾天地
之心矣乃知先正固自有定論也

先生有言世之學西者謂變之乎此不必方之亦者七粒先生之學換也十族之
誅之之過激初不料文皇之毒甚至此但先生未嘗預時以不先死不事詭言之心不妨
稍過歸而授命似毫不可

慎習

胡翰

天下之勢窮則變，由治而趨亂者，其變易雖一儉人壞之而有餘；由亂而趨治者，其變難雖合天下之智力爲之而不足。由秦以來，天下之變數矣，議者莫不慨然欲追復先王之舊，歷漢唐千數百年而卒循乎秦人之敝者，此豈其勢難而力不足哉？荀卿子曰：法後王，一天下制度，又曰法貳後王，謂之不雅。蓋卿有以啓之也。自卿之論興，其徒李斯用之以相秦，凡可以變古者，莫不假秦之柄，奮其恣睢之心而爲之，雖

商鞅之刻薄，不若是之烈也。鞅廢井田，止秦之土地，改法令，止秦之人民，而斯也。尊主爲皇帝，舉天下以爲郡縣，舉天下不復有井田，夷其城郭，銷其兵刃，人主之勢孤立于上，而怨起于下，計無所出，益倒行而逆施之。燔詩書，以塗民之耳目，黜儒術，以滅天下之口說，所守者律令也，所師者刀筆吏也。其變旣極，其習旣成，秦亡而漢承之。聖王之繼亂世，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崇教化而興起之，此其幾也。陳經立紀以爲萬世法程，此又一幾也。高帝以寬仁定天下，規模宏遠矣。然未嘗有一于此。其後賈誼言之于文帝，董仲舒言之于武帝，皆不能用。又其後王吉言之，而宣帝亦恬不以爲意。觀高帝命叔孫博士之言，令度吾所能行爲之，天下事孰非人主所能者，奈何帝之自畫如此，而羣臣不足佐之。創業之君，後昆所取法，由是而文帝有卑之無甚高論之喻，宣帝有漢家自有制度之語，當更化而不更化，當改制而不改制，一切緣秦之故。雜伯以爲治，逮于中興，光武以吏事責公卿，顯宗以耳目爲明察，文法密而職任違，辨急過而恩意

少雖從事儒雅投戈講藝臨雍拜老有緝熙揖讓之風未能盡更化改制之實也故朱浮言罷斥之擾于前陳寵建輕刑之議于後建初之政所以濟永平之失也之數君者在當時號爲賢主且去古未遠而因陋就簡未嘗取先王之法一試爲之爲之而不效舍之可也不爲而舍之烏知其不可乎蓋其溺于所習者久矣辟之戎人生于戎人生于少長所濡染者皆也中國之禮義未嘗接焉雖知其美不能使之一朝去其之俗此豈其性殊哉習固使之

耳古今之相去何以異此有能善變其習者果孰禦之魏晉之衰天下之亂極矣元魏起代北其先世托跋后之裔也其人民被旃控弦之屬也與漢不侔矣宜未易以禮法理也而孝文遷都洛邑挈其人民而居之均田別里崇祀建學國人莫不有忤心焉獨排衆議而咨之王肅李安世之流釋胡服而爲冠帶絕北俗以事詩書王通氏曰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豈不信乎及隋之衰天下又大亂而唐承之太宗却封倫之對從魏徵之勸貞觀之初力行仁義其爲

化也得矣。制官以六典，制兵以府衛，制民以均田，制賦以租庸調，其爲制也備矣。行之數歲，家給人足，行旅不齎糧，外戶不待閉，方制四之外，太平之効，可謂盛矣。故宋儒以爲由文武之治，千有餘歲而有太宗之爲君，方之于漢，其實仁孰與高帝，其玄默孰與文帝，其所以致此者，由其不惑于後世之論，能自拔于秦漢之習也。向使孝文無卓然之見，必爲之志，雖得中國，終于戎翟而止耳。使太宗有躬行之實，名世之佐，舉唐之治，又豈殷周之不若乎？故俗之不淳，不患也。刑之不措，不患也。功之不遂，不患也。而患無必爲之志，躬行之實，持之者未久也。惟聖爲能盡倫，惟王爲能盡制。三代之興，其王皆聖人也。其所以爲天下者，莫不本諸天理，要諸人心。大法之則大治，小法之則小治。苟以爲遠而莫之法也，其道固存，其意猶可識也。春秋譏變法而大復古，聖人豈好爲異哉？懼後世不知有先王之法，故假筆削力爭之，然猶懼不勝，况順而下之，是猶決江河而放之陸，勢必胥溺而已耳。故余不責斯之不師古，而深悼况之法。後王由

其有以啓之也。君子度已以繩，接人用柅。夫與世遷徙而偃仰者，戰國之遺習也。卿之意不過如此。學術不醇而遂以毒天下。太史公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天下有能知其近而相類者，爲不可法也。卑而易行者，爲不可行也。則秦人之傲去矣。非聖人其孰能之。

先夫子曰：胡翰字仲伸，金華人。儒學教授，與修元史。黃文獻以文章名重一時，嘗欲致仲伸于門下，不能仲伸。同時與宋景濂稱金華兩先生。王子充

而下不與焉。所著衡運并收皇初諸文，天地間之元氣也。景濂稱其有李習之之好，而所得者非習

之所至也。

百家私記：仲伸一字仲子，教授衢州。洪武十四年卒，年七十五。吳祭酒沉稱其所著述以爲如五曜麗天，芒寒色正。朱絃在廟，肅然其音。所著有春秋集義文、日胡仲子集詩、日長山先生集。

國是論

楊鏘

國是有定體、無定局、何謂有定體、槩言之、有以縝密
爲是者、有以疎濶爲是者、有以明審爲是者、有以含
糊爲是者、有以緊捷爲是者、有以漸次爲是者、有以
剛割爲是者、有以隱忍爲是者、有以振刷爲是者、有
以因仍爲是者、此千古不易者也、何謂無定局、槩言
之、有古爲是而今爲非者、有前爲是而後爲非者、有
名爲是而實爲非者、有常理爲是而竅會爲非者、有
於恢規張皇爲是、而於國家之氣運力量爲非者、此

當隨時變通者也。國是之得，或出於英主之獨斷，或出於碩輔之老謀，或拾遺於隱君子之昌言，或醒迷於虛中者之旁論。國是之失，或際夫已窮而不變，或狂於積習而苟安，或決裂於書生之執拘，或阨奪於重臣之專復，或陰撓於朋黨之盈廷，或紛更於躁夫之喜事。此所謂有治人無治法者也。夫謀國之是非與行已之是非，大不同矣。行已者，隨地而處，遵軌而趨，成敗利鈍置之可也。謀國者，君父宗社之安危，四海九州之利害，關係何如而可執邊見，徇恒情，畫不足以規益，而曰道不計功，智不足以紓憂，而曰心不負國，然歟否歟？常觀古之識時務者，如登絕頂，覽方隅，飲上池，見五蘊，因形設阻，對症下藥，聞見不牽，浮囂不恤，擔當不辭，勞怨不避，固非畏首畏尾，膠柱調瑟者所能勝也。是故謀國之要，不難于有所見，而難于有所消，消之者，持之似有理，言之似可用，而實謬于時宜。此孔子所謂辨言亂政者也。當國者可不審哉，可不審哉。

民生論

楊鏘

夫民生而須衣食居處有養有終如是而已矣兩愚不能相理兩賤不能相制而後君師官長生焉不過使之并生并遂相安於天地之間而已自世法益變人之術業亦益變而艱辛悽楚莫可逃遁者獨萃于愚賤之民世幸泰寧公私不擾則一時三代也然兵出命以衛農農出力以養兵兵則長征番戍南燠北寒揚柳雨雪之不禁其悲湯火雷霆之莫必其命但得酣眠甲盾醉臥沙場已爲厚福矣農則萬苦所集

萬賦所出終歲胼胝復有水旱之虞但得不入縣門
不見胥吏麥收十斛社博一醉卽稱擊壤矣百伎微
營勞筋苦骨亦復如是而於斯時也堅肥鮮美歌舞
游盤苞苴餽遺窮珍極麗恣耳目之快愉昧勢理之
剝復皆智且貴者之長也皆愚賤之膏脂而愚賤且
甘奉之虔事之而毫不得與者也及夫驕縱惰弛養
成釁孽天下掀然多事則抽丁選壯橫取酷徵貪墨
猾蠹澤吻摩牙公一私十如羣鴟之啄腐集蠅之嘬
血洶洶乎備受剝剝者皆愚賤之民也甚至魚潰鳥
離燼然隄決則潢池綠林之魁鷄鳴狗盜之流超距
裂眦之士又皆策高足據要津乘約肆盈益薪助火
而草菅以用羊豕以驅奴虜劫奪蹂躪焚蕩顛連而
無控告者又皆愚賤之民嗚呼哀哉何斯民之有萬
苦而無一安樂耶孟子曰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
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今以勞力者虐于
人食于人者虐人民生之痛其何極之有然則嚴于
吏而寬于民非神明仁覆之主先憂後樂之臣不能
奮然行之矣

過臣論

楊鏘

漢唐以來待臣下之寬厚有禮莫如宋期以養其廉耻厲其名節以作其忠愛也終宋之世士大夫戴主之馴輯端謹絕無跋扈悍背之患食報彰彰矣但其弊失于文弱無斷士之負國也在驕縱廢弛迂徐寡效其矜激自是者又往往與人主爭勝異同矛盾以國爲擲急于分黑白而緩于謀功能怯于當事機而重于畏清議試以朴忠強幹擔荷勇決者求之仁宗時已不如開雍祥興時何也守繩墨多顧忌愛磽潔

而尚文飾也。至昀沸于熙寧，乖刺于元祐，決裂于紹興，靖康紛紛者，一夥大頭巾，自相抵觸，而人主畧無裁制，以故習于尊主而主威日削，講于爲國而國勢日虛，而宋于是南矣。嗟嗟，推彼祖宗崇重士大夫之意，豈望其如此耶？南宋則又益偷矣，以虛譽爲真才，以空言爲實用，持議者以先負重名，而人不敢忤首事者，自謂忠勤，而全惜機權，聚頭磕膝，祇說道理，掀唇擊掌，橫肆詆訾。當時人主亦束縛于積習，恂恂儒嚙，曾何有一毫英氣雄畧，而號爲君子者，猶謂莫急。

于格心。觀蘇雲卿陳同甫之說，則槩可觀矣。嗟嗟，豈禮士用人，道固自異耶？國朝培養人才，視前代加隆，高皇帝崇師儒，洪作育，一洗浮靡姑息之弊，嚴刑重典，頗加于法外，疑其挫折寡廉，而臣下習于憂勤，篤于忠愛，至靖難節烈，震疊千古，有養士數百年所不能得者，何也？蓋高皇造就之心，殷勤懇切，如嚴父課子，但知玉成，毫無矯飾，真足以洞徹簡在，而感動人主，豈特一時之憤激也哉？宣順成弘以來，體貌益優，文網益濶，雖球同時勉輩，不無慘楚辱剝，而天下皆

知奸豎所爲，非天子意，用是愈堅其靖獻之心，逆瑾以苛法淫刑，箝制士大夫，笞譴抄贖，死亡狼籍，而虜焰旋撲，正氣畢伸，所以累朝人才瑰瑋，勲業炳耀，擬于兩漢，蓋至土木之變，宸濠之變，江彬之變，于王楊諸君子，投軀戮力，勘定消彌，功在社稷，食報亦彰彰矣。大段本朝立國，其脈原強，其氣原厚，故人才之挺出也，雖入富貴，却無參養氣，雖出經生，却無頭巾氣，朝廷之待諸臣也，其禮甚渥，其法甚明，上誠于委任，以開功名之路，下惕于後效，以收敬事之功，此我明

用人圖治之大本大端也。肅皇帝聖神英斷，大吏時伏斧鑕，批鱗間遭訶譴，然節目敦大，委任得人，諸司凜于奉法，恬于仰成，所係洪矣。晚年深居端拱，外庭日狃嬉窳，萬曆丁丑以前，救時者稍矯以嚴飭，羣情已跼蹙靡騁，數十年來，中外無警，上下交弛，入仕籍者，浮文傲態，浮貌枯中，進退自由，趨避適意，壯心消于逸欲，智慧訥于穠華，淡泊寧靜，目爲疎腐，惕勵憂勤，惡其害已，養交植黨，玩歲愒月，天下事廢壞，至于今日，勢理自應刷振，而承靈者頓覺倉皇失措，固無

怪也。夫才何常練之則出，力何常習之則勝，不練不習而驟當驅督，如膏梁遊冶之子弟，一旦責以負擔，穿耳纏足之婦女，一旦迫以奔趨，其何能堪，宜乎海內有有君無臣之歎，遂使天子有鄙疑臣下之心，因而漸相水火，因而別有信任，因而削禮峻法，而世事人情愈益緒棼，紐解豈休徵也。與以陳寵琴瑟之喻，與敬姜勞逸之論，推原觀之，草莽局外之見，有不能自昧者已。

深中弱宋之病，至于明之病，在君驕臣諂，上下

隔

君子小人論

楊鏘

自古國家之治亂，君子小人平任之，何以明其然也。易曰：內君子外小人爲泰，夫外者內之對也，非無之也。蓋理不能無，勢不能無也。外之者以君子用小人也，使君子不能用小人，小人且自用矣，何也？人主所以鼓動天下者，爵祿富貴也，使爵祿富貴不足以鼓動之，則人主無權矣。爲人臣者，起家而委身一也，受事而宣力一也，獨于其中競進而寡廉，機變而善麗，公不勝私，義不勝利，則謂之小人矣。然此等更多才

幹可用之人能自致要津之地醇謹端雅者反易入其彀中誠能駕馭而驅使之涵容而調劑之使之長有所展而勢不得肆則其溪壑之欲未必皆如莽操之無已也而世儒之所謂分別黑白者必不使一小人廁于其間夫既以爵祿富貴鼓天下而又必欲盡得不愛爵祿不貪富貴之人將使王衍持籌嗣宗理琴楊震孔融供使令而正心誠意之君子僅僅褒衣拱手于廊廟之上此不可期之赫胥無懷之世而以治今天下可乎彼小人者又豈肯甘心自以爲小人終俛首以窮死也于是黨益堅隙益開倖門日益廣而世事從此壞矣是國家之治小人猶得分其勞而亂則君子且獨受其責也可勝歎哉或謂流放竄逐書有明訓不知彼所謂流竄宰相而媚疾者也有才有度之相其藥籠固已廣矣亦安能使人臯夔而家曾史哉噫君子不幸而與小人共事駕馭而用之者上也。有策以去之者次也。盛怒而胥之嚴扃以絕之。搜索攻擊以窮之。硤硤然自謂清正疾惡而使小人得肆其反噬。是以名節行誼害人國家者也。

先夫子曰楊鏘字德甫蜀之華陽孝廉其生綠堂文集議論超拔非尋常經生所及雖有矯枉之處固是豪傑之才也

此論君子小人極是然能用君子易能用小人難小人必得志必仇君子引類呼羣敗壞國是而亂禍不可救者大
學平天下言所以保和者明也君子有能者不能如
康在信帶而講正誠意不使居廟廊之也

論三代

孟思

唐虞而後有天下者曰夏商周謂之曰三代而其君之聖而創業者曰禹湯文武謂之曰三王後世之士肆口而談縱筆而書以望功業之盛者必曰三代之治以望人君之聖且賢者必曰三代之君天下莫之有異焉者也然人之賢聖者不常有而天下之理勢不常治今試以詩書之所載史冊之所紀質而驗之其於後世亦未必常治也禹功之在天下而浹人心萬世莫之忘也于歲之下尚有魚鼈之思者夫何啓

立未幾也。而有扈不服，乃至大戰于甘，而名六卿亦
岌岌矣。三苗之征，彼且蠻，不至是也。啓崩，又未幾
也。羿逐太康于河，仲康立，又未幾也。而亂侯之役，又
興，相立，又未幾也。而爲浞澆之滅，甚慘。自是而後，夏
德日衰，諸侯不朝矣。四百七十一年之間，求如禹啓
之世，亦不能半之也。商世稱多賢君，孟子曰：賢聖之
君六七作。湯之後，而太甲使不伊尹，典刑厥德，顛覆
未可知也。雍已立，而殷道衰，諸侯不至也。陽甲立，而
殷道又衰，諸侯益又不至也。自仲丁而後，廢適立弟，

爭相代立。比九世亂，使無盤庚武丁。殷道又未可知
也。易載鬼方，詩頌中興，則四百九十六年之間，前之
亂亦不爲少矣。周以仁厚立國，歷世積累，何基之厚
也。武王弔伐，四海永清，一傳而三監畔亂，使聖臣狼
跋于東，再傳而膠船肆虐，使昭王溺死于南，三傳而
穆王耄荒，幾亡于徐偃，五傳而懿王不道，見刺于詩
人，厲王之流于瑗，幽王之弒于戎，使無宣王一中興，
詩人美頌之義，則二百五十七年之間，赫赫宗周滅
已久矣。後至平王車轍一東，陵夷不如一列國，萎然

紛然殆不能君孰謂卜年八百之常治哉雅亡而春秋作聖人有大不忍書者矣夫天下之勢一也盛衰相尋而世不常治天下之人一也善惡相軋而君不常賢况時或有君而無臣世或有臣而無君安能百年之盛治哉故觀之詩書之贊頌載之文士之揄揚以古之三代似乎別有一天下而非後世之可及及考之治亂之迹亦太平之不多日而已余爲此說非劣聖謗詩書也亦欲後之君臣相與用賢圖治則四三代者非虛言矣果非別有一天下而非後世之可企及也

先夫子曰孟思少丁叔正濬縣舉人與盧次榎相善其文亦不相上下

百家私記孟爲孟龍川文集盧柵爲蟻螻集

殷民叛周論

周洪謨

或問武王之伐商也，書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是言王者無敵也。又曰篚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是言人心悅服也。夫何天下甫定，武王既崩，而四國殷民扇亂不已，雖化訓三紀之久，而閑之猶艱，故先儒謂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皆爲殷人不服周而作。又謂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稍定，人自膏火中出，卽念殷之先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

撫之而莫能禦也。由是觀之，則所謂倒戈執篋于甲
伐之日者，不幾于虛文乎？聖人以至仁伐至不仁，何
其人心之不易服哉？南臯子曰：是蓋不然。向之倒戈
而不敵，執篋而來迎者，非商之臣也，乃紂所虐害之
蒸民也。所播棄之黎老也。其後不服周而念商者，非
商之民也，乃紂所比昵之罪人也。所崇信之姦回也。
何以明之？書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
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
商邑。又曰：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則商臣之黨紂虐
民者，皆天下之姦回罪人，不可謂不衆也。故孟子謂
武王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而朱子以
爲皆黨紂虐民者也。然滅之二云者，豈唯類無遺哉？不
過殲其渠魁，而餘孽之猶存者，不知幾千萬人，誅之
不可勝誅也。旣不之誅，而子弟念其父兄之死，臣僕
念其國統之絕者，憤怨不已，故乘三監之隙而脅其
民以叛也。今夫盜蹠一呼，聚黨數百，猶能糜人之國，
其故何哉？脅之而已矣。豈有紂黨之在淵藪者，猶衆
而不能脅四國之民以叛哉？故多士曰：予大降爾四

國民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商民爲所脅者衆故寬宥之而不加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爲言而曰商王士曰爾殷多士曰殷侯尹民曰胥伯小大多正則實告殷臣而非告殷民也至于舉命曰毖殷頑民亦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言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茲殷庶士席寵惟舊則極數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殷民也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怨殷而歸周又叛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于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及其餘黨耳使誠以爲叛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聖人伐暴救民之意終無以白于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予故爲詳辨之

張錫琨記周洪謨字堯弼叙州長寧人正統甲子領鄉薦第一乙丑占一甲第二授翰林院編修歷官南北祭酒由禮部尚書進太子少保孝宗元年致仕卒年七十有二謚文安公平生有志經世之畧多所建白憲宗常用其言尤善著述凡經史有疑者輒訂正之爲文簡直明白燦然可愛有南臯子二十卷箒齋集五十卷辨疑錄三卷多與朱晦翁矛盾辨尚書所載璿璣玉衡蔡傳不得其制因手製一圖規制工巧以備占候識者多服其精云

古今論

祝允明

談者類判古今爲岐途，吾恒患之。大校君子多是古而非今，細人多徂今而病古。吾以爲悉謬也。君子之是古，非誠是其實也，是其聲也。彼若禮而儼相尸，祝升降盤還，樂而咸池承雲縣簨干戚，冠而收呶毋追，衣而約袷縫掖紳佩，器而豆籩銅瓚俎几車旃布席，納履豈不美與，然而細人未之安也，非未可安也。古者之爲禮樂器服者，不徒爾矣，其爲視聽步趨御用者，不同今矣。其中先有是也，由是投之而適，舉之而

宜也。蓋賢愚之情畧近，聖者制之，而賢者由，愚者隨，稍從其間舉而先之耳。後之人中無是也，其爲賢者亦非必果有是也，其知及之，遂苟云古是而今非，漫然欲以皦皦之身而行渾渾之典，是獵其聲而已矣。若夫細人之徂今，亦非誠徂其聲也，徂其實也，其于諸具亦曰投之而適，舉之而宜，第見其外之便于中也。吾是以知爲古今之辨者，亦執其實而校之耳。聖之成者莫踰孔子，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幾及其身者也。孔子亦徂今之徒與，非合汙也，非逃膏也。

其心也天運，其動也天行，至當而已矣。芒芒宇宙，積今成古，古今非兩世也。彼曰無古，則曷以成今，予亦曰無今，曷以爲古也。前旣作之，後乃述焉，非必今之藉乎古也。或曰：若是則何貴于聖人者乎哉？曰：人盡克聖，克之而弗爲，斯後人之不肖也。匪曰弗能，弗爲之罪也。鴻荒邈矣，唐虞之雍雍，殷周之烈烈，至矣。歷禩二千而乾坤倒懸，非我皇祖之更造也，而尚有斯世耶。唐虞殷周之盛君而生斯辰也，其亦若是否乎哉。知其一契也，然則謂今之非逮古者然乎哉。方孔

子時、則以結繩爲上古、羲黃爲後世矣、又以視今日、何如哉、由是則人之不足爲世也久矣、老列莊周之徒皆然也、及至漢氏以來、累降而累病、予嘗統究千古儀制風俗、大率三皇之前一時也、三五一時也、三代一時也、周末一時也、秦一時也、漢一時也、六代一時也、唐一時也、宋一時也、元其隕矣、我明一時也、闢窮肇章、猶三五也、而豈徒哉、然而有作于上、下未齊也、故予病乎其爲辨于古今、非無辨也、徒辨其聲、非其實也、而豈徒哉、嗚呼、非激也、激而有以爲之者、蓋存乎其中矣、推天地之道、跡元聖之訓、原羣黎之情、察陋儒之識、爲古今論、

枝山識力非常人所及、但句法有意、古拙反覺有

礙百家私記枝山字希哲、始蘓人五歲能書、徑尺字九歲能詩、貫綜今古、弘治壬子舉於鄉、累試不第、官應天府治中、右手枝指自號枝指生、玩世自放、著書凡數百卷、尤精書法、草書爲有明第一

國脈論上

彭輅

聖主之治、有形有脈、知治而不知形、失其所以治、知形而不知脈、失其所以形、形者治象之可見者也、脈者聖主之所葆以隱然、克鞏其國者也、脈何在乎、曰人心是已、人心所懷、將在德也、古者文王仁溥于三分、武王仁溥于肇造、原夫周之所以長世、則姬公輔相之力也、公之誨伯禽也、曰惇親錄舊、任臣器能、如是而已、其用意藹然、一出于忠厚、公之治周、卽其所以治魯者也、迨周之東、天下列侯士庶、靡不惜其衰

而痛其亡也。後王有能紹周之德，則必配蒼姬之歷明矣。下周而談治者，其管子四民之說乎？天分人而各授之業，其秀異者爲士，疏敏者爲商，技巧者爲工，蠢樸者爲農，愚智相越，而情之欲惡則群然以一。故養士憫農，卹商勸工，政之要務也。古者藏富于天下，後世廼以天下利而國之，最下則以天下利而帑藏之，而不知有天下。周自六典外，其取于民者僅什一耳。廼今一切取之于田畝，尚不足以應上之需，而秉耒荷鋤者，終歲刺骨慘然，寡樂生之歡焉。夫吳會之

間，京師財源也，涸其源而欲湔其流，奚益哉？此首當軫念者也。商旅之在今日，亦云艱矣，趨而共者愈衆，權而稅者日殷，行乎矛戟之畏途，而什一之息皇皇焉。其不易獲也，則農與商交病矣。農商者，工之所與通什器者也，此而旣病，則百工之技焉，攸施之以故，天下之人，不論能與不能，而惟士之爲慕。七雄之世，不得已羅之于食客，東京以來，羣萃于黌校，方今羅以天府賢書，高材擢異者，無論矣。試觀章縫之侶，焚膏矻矻，而或寡穎脫之文，設若中道而盡擯之，則弗

能更理他業、列高等廩食于公者、乘其衰暮而絀其
年資、俾有後薪之凌、前魚之泣、則彼之曩時、故嘗與
洛陽年少爭鋒鏖者也、而奈何以鬱呶終也、漢制入
貲者得拜爲郎、名卿張釋之、司馬相如、假以奮跡、頃
聞太學之盛、注籍者以萬數、非前此弘德闡比、而解
額不增于昔、甚非所以長育而陶鎔之也、又獄者聖
王所慎、不得已而用者也、使者行部、則必有刺訪、然
使者不能坐臆而旁採之、或借聽于怨憎之談、流傳
之語、傳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以傳聞

者而麗之辟、是忽生人之命于草菅也、民以冤抑之
氣、上干陰陽之和、豈獨東海一婦哉、凡此數者、皆出
臣工奉行之過、非朝廷意也、夫人心者國之脈也、而
天從之、周漢而下、以富饒雄往代者、無如開皇大業
之隋、鞭笞九服、蹂躪河華、強兵勁馬、櫻突無前者、無
如虎狼之金、疆土廣大、環鯨波蜃嶼、窮荒絕磧、咸入
版圖、設尉候而關柝之者、無如左衽之元、然而隋纔
再世而大社已墟、金元俱不滿百年、奄然倏滅、天下
之人、覩其革命之際、恬而安之、求其顧砥道而出涕、

懷西歸以好音、如靈王以後之周者、吾未之聞矣、何者、君不愛其民、民罔戴其君、上下無聯維之素、徒以區區位號、控馭而操束之一、一旦掉臂以去、無難也、歸此而言、國家命脈不在富強廣大、而在人心之嚮附、可知已、善攝生者、調其呼吸、固其元真、六氣之沴、衰從而攻之、使違保攝之宜、恣愉快之樂、膚革充然而脈寢以漸泯、則一蹙而仆、雖扁鵲俞跗弗能救也、國之延促、猶生之修歿、審大計者、培其脈而已、天以春爲脈、人以平爲脈、國以仁爲脈、民生于周、成漢文之代、唐之開元、天寶、與宋慶曆、元祐之日、暨我朝列聖之熙洽、皆春也、秉國者法天之春生、此遠方黔黎所以喁喁焉、重有望于今日、

國脈論下

彭輅

今夫人焉。耳目人也。手足人也。聲音笑貌人也。豈形骸爲之哉。則脈爲之也。脈者榮衛之根。呼吸之橐。而精神之合也。故其人得以康寧而壽考。偶或至于疾疴。智者獨以爲無患。故越人氏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其生者則自能生之。何者。其脈治也。治國家者亦然。四海九州萬國體膚也。必有所以爲之。四海九州萬國者。內庭外庭頭面也。必有所以爲之。內庭外庭者。百司庶府耳目四肢也。必有所以爲之。百司庶府

者紀綱法度聲音笑貌也。必有所以爲之紀綱法度者，其盎然流行磅礴，與之淪洽其間，而莫或闕遏，則國之脈也。脈非天之所爲，非人之所設，則有國者自爲之也。邃古之世，以無脈爲脈，皇之脈渾以醇，帝之脈和以粹，殷夏蒼姬之脈厚以藹，故夫夏歷四百，殷歷六百，周歷卜年，卜世益綿其鼎，何三代有道之長也。彼五伯驟興驟廢，秦之慘刻焚坑，促世其最下者也。由此觀之，自古國家世數之長短，可見于此矣。人之脈在元氣，國之脈在士氣，士氣昌則國昌，士氣蹙則國弱，士氣削則國削，士氣消則國消，士氣亡則國亡，國依于士，士依于氣，是氣也。經乎古今而不爲老，塞乎滄溟而不爲大，揭乎日月而不爲明，凌乎泰山，華嵩而不爲高，參乎寒暑而不爲變，順適乎恬愉，淡漠之鄉，獨立乎風靡波頽之際，皆是氣之爲也。存之人則爲元氣，散之乎天下則爲士氣，善攝生者養一身之元氣，善治國家者養天下之士氣，如是而已矣。昔漢之時，天下之氣常昌矣，王莽者出，借六藝文奸言，以箝天下之口，以弱天下之氣，而漢亡。唐之時，天

下之氣常昌矣。朱溫者出，任一劍奮睚眦，殺諸清流，以絕天下之善類。以折天下之氣。而唐亡。宋之時，天下之氣常昌矣。熙寧紹聖之紛紛，起黨綱之禍。一切目爲黨人，戮辱之以禁斥天下之賢人君子。以消天下之氣。而北宋亡。東漢之云亡，亦大率類此。則士氣不振之故也。夫國之治也，拱揖談笑而有餘。國之亂也，紛紜馳騫而不足。方鑑之未審，幾之未定，轉鬪力挽而可救。迨事勢之敗壞，天運之往復，則咨嗟噬臍，而無及。天下事以天下之心優游而處之，則裕以一家一人之心剛憤而處之，則敗。此必然者也。我國家自肇造以來，迄于今，深仁基命，涵煦培養天下之士氣者，何昌且厚也。夫苟從而憑陵之，挫折之，不得使舒布蕭然如風雨之蕩晴空然。夫待士如此，他于何有。甚非所以長國家之道也。奈何不爲國脉計也。

先夫子曰：彭輅字子殷，海鹽人，以進士官南比部。而歸其文鋪叙詳贍，故是名家。

天下之勢最患於成

張居正

天下之勢最患於成。成則未可以驟反。治之勢成。欲變而之亂難。亂之勢成。欲變而之治難。譬之霖澇之時。淡雲薄霧。皆足致雨。雖日光漸吐。旋即彌覆。陰之勢成故也。亢旱之歲。日光酷烈。潤氣全消。雖雲靄旋興。旋即解散。燠之勢成故也。夫亂非一日之積也。上失其道。民散于下。貪吏虐政。又從而驅迫之。于是不逞之徒。乘間而起。堤防一決。雖有智者。無如之何矣。夫吏之被訐也。以虐政毒民。然茹其毒者。恒不能訐。

吏而許吏者皆武斷鄉曲素不畏官法者也盜之起也。以迫于饑寒。然饑寒者不能爲盜而爲盜者皆探丸亡命喜亂好鬪者也。彼方含毒挾刃以鬪一時之釁而爲人上者。又以亂政驅之。藉其怨憤無聊之心。以鼓其好亂不逞之氣。焱至火烈。一旦遂欲撲滅之。能乎。故識其幾而豫圖潛消之上也。不幸而至于是在上者有人。引咎罪已。拯罷困之民。誅貪賊之吏。使天下之人係心于上而未睽離。則盜賊之勢孤而應之者少。數年之後。根本漸固。人心漸安。不逞之徒。具忿已泄。而其勢日殺。庶可解散耳。然至是國家之元氣十損八九矣。故勢之未成。中材可以保圖。勢之旣成。智者不能措意。賈生之論曰。借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此不揣事勢之言也。夫天下怨秦久矣。當此之時。雖伊呂何益乎。

天下之事極則必變

張居正

天下之事、極則必變、變則反始、此造化自然之理也、堯舜以前、其變不可勝窮已、歷夏商至周、而靡敝已極、天下日趨於多事、周王道之窮也、其勢必變而爲秦、舉前代之文制、一切剷除之、而獨持之以法、此反始之會也、然秦不能有、而漢承之、西漢之治、簡嚴近古、實賴秦爲之驅除、而貢薛韋匡之流、乃猶取周文之糟粕、用之於元成衰弱之時、此不達世變者也、歷漢唐至宋、而文敝已甚、天下日趨於矯僞、宋頽靡之

極也。其勢必變而爲元。取先王之禮制一舉蕩滅之。而獨治之以簡。此復古之會也。然元不能久而本朝承之。國家之治簡嚴質朴實。藉元以爲之驅除。而近時迂腐之流。乃猶祖晚宋之弊習。而妄議我祖宗之所建立。不識治理者也。

六君子法後主之意而稍變之

三代至秦渾沌之再

張居正

三代至秦渾沌之再闢者也。其創制立法。至今守之以爲利。史稱其得聖人之威。使始皇有賢子。守其法而益振之。積至數十年。繼宗世族芟夷已盡。老師宿儒聞見悉去。民之復起者。皆改心易慮。以聽上之令。卽有劉項百輩。何能爲哉。惜乎扶蘇仁懦。胡亥稚蒙。奸宄內發。六國餘孽尚存。因天下之怨。而以秦爲招。再傳而蹙。此始皇之不幸也。假令扶蘇不死。必取始皇之法。紛更之。以求復三代之舊。至于國勢微。

弱強宗復起亦必亂亡。後世儒者苟見扶蘇之諫焚書坑儒，遂以爲賢而不知亂秦者扶蘇也。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其治主于威強，前代繁文苛禮，亂政弊習，剗削殆盡，其所芟除夷滅，秦法不嚴于此矣。又渾沌之再闢也，懿文仁柔，建文誤用齊黃諸人，踵衰宋之陋習，日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亦秦之扶蘇也。建文不早自敗，亦必亡國，幸賴成祖神武起而振之，歷仁宣英憲孝，皆以剛明英斷，總攬乾綱，獨運威福，兢兢守高皇帝之法，不敢失墜，故人心大定，而勢有常尊。至於世廟，承正德羣奸亂政之後，又用威以振之，恢皇綱，飭法紀，而國家神氣爲之再揚，蓋人心久則難變，法之行不可慮始，卽有不便于人者，彼久而習之，長而安焉，亦自無不宜矣。三代惟商之規模法度，最爲整肅，成湯伊尹以聖哲勇智，創造基業，其後賢聖之君六七作，故國勢常強，紂雖無道，而周取之甚難，以文武周公之聖，世歷三紀，始得帖然順服，蓋天下之歸殷久矣。余嘗謂本朝立國規模，大畧似商，周以下遠不及也。列聖相承，綱維丕振，雖歷年二百有

餘累經大故、而海內人心晏然不搖、斯用威之効也、
腐儒不達時變、動稱三代云云、及言革除事、以非議
我二祖法令者、皆宋時奸臣賣國之餘習、老儒臭腐
之迂談、必不可用也、

先夫子曰時大筆下俱有鋒刃似其為人

明文授讀卷之六終



